

自

傳

· 苑金函 ·

金函，出生於民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籍貫河北清苑，世以務農爲業，家境小康，家嚴旭濱，從事軍職，家慈高氏，治理家業，吾輩僅姊及余；惜八年戰亂，慘遭離散，幸勝利之來，以爲從此家人可聚集一堂，共敘天倫之樂，奈共黨猖獗，未幾神州易色，除家慈及妻與一子、二女隨軍輾轉來臺外，餘皆音訊斷絕，境況不明矣。

在臺以月入所得樽節支度，家庭生活尚能維持。

年事稍長，隨赴旅居容椰，就小學於徐州，畢業返籍，就初中於保定育德，結業復就高中於北平志成，卒業矣。值空軍官校五期招生，余以報國凌霄漢之志，前往投效，幸被錄取，既入學習驅逐，在校載餘，本一貫之至誠，勤學精研，乃圖優異之學識、拔類之技術，爲來日效忠國家伸志之所由也！

民國二十五年，自空軍官校畢業後，即奉令留校工作，任教官兼區隊長職，殆至四大隊成立，即奉調任四大隊二十一隊隊員，此期後曾輾轉奉

調，由空軍官校教官兼區隊長，而四大隊二十三隊分隊長，而同大隊二十二隊副隊長、隊長，而五大隊副隊長，而三大隊大隊長。在以上各任期無不竭盡己之所長，努力以赴。計在任直接參加空中作戰任務達百餘次，經過大規模而激烈之戰役，遠在三十次以上，今猶歷歷在目者，如民國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之發難、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中日戰事爆發後之「八一四」笕橋及較大場空中之役，吾以居於劣勢之空軍，而擊敗日軍號稱精銳之空軍來襲機群，並擊毀其數以十計，余亦親毀其二，引以爲榮。至八月二十三日，赴命於淞滬上空，爲敵機所乘，遭擊負傷，迫降被敵所俘，然終以歸志心切，得乘間逃回，留醫於後方醫院，幸傷未及要害，不數月痊癒。余即奉調空軍官校，又調赴參戰，諸如桂南會戰、鄂西會戰及堵擊敵對我陪都等地來襲之機隊，以及赴印接收新機，並掩護我機出擊敵後重要據點等任務。

余誓以身許國，上承國家付託之重，長官寄望之深，故不惜犧牲小我

一己之生命，縱橫空際，轉戰南北，冒險敢死，予敵以沉痛之打擊，而在整個對日戰爭中，無時不在戰鬥中度活，追憶往事頗堪玩味，亦聊可自慰者也。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余以國家戰亂休止之際，正好求學以圖進取之時，毅然辭三大隊隊務，就學空軍參謀學校五期，我空軍最高學府也，以培育革命空軍幹部人才爲宗旨，使學者學成之後，爲空軍之建軍、爲空軍之作戰有預籌遠謀焉。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於參校畢業後，即奉調北平第二軍區，任職第三處副處長，旋調一軍區三處副處長，餘月改調臺灣空軍指揮部任職，殆民國三十八年調總部飛行安全室任副主任，民國三十九年調任航行管制組組長職，至民國四十一年九月航行管制大隊由航管組改組成立，余即奉命掌理本大隊全般業務，蓋航行管制大隊之職責，以控制空域，掌握空中航路，期中外軍民航空器之安全爲主，爲空軍之重要樞紐也。

空軍建軍迄今，僅經餘年，不但各種制度完善於飛行水準及在戰術戰略之運用上皆能發生高度之效果；但所惜者，吾人所有之航空器無不仰仗於國外，如此以往，不但在飛機之製

造上永不能追及其他國家，具建軍擴軍爲所限，而無法適應迫切需要，以建立強大空軍而鞏固空防保衛國土，今後對航空器之製造必須積極之研究與發展。

余獻身空軍十七年，一貫從公好義之旨而爲衆利所赴，不計個人之成敗，性情直爽，對事認真，但對應付人情則欠圓滑。

余既獻身空軍，當以此生爲空軍前途而努力，尤願以過去參加作戰之經驗，貢獻國家，以遂心志焉（苑金函寫於民國四十一年，民國五十七年一月一日以少將之階限齡退役）。



苑金函（中）與美國友人合影於鯊魚嘴塗裝戰機前（照片爲蕭文提供）。

惻隱之心

· 童真 ·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張照片，說是遠在烏干達的網友提供的，標題寫著：「這大概可以稱作本世紀最偉大的照片了」，並附有一文說明：

「你不會相信你看到的！」

一隻母獅子和她的寶寶在烈日下穿越保護區；但極度炎熱的焦烤的地面，令獅子寶寶寸步難行。一頭大象看到了，於是走過來用自己的長鼻子托起小獅子寶寶，和母獅一起帶著她走向救命的水塘。」

這張圖照看了讓人吃驚、感動，甚至不可思議之處在於：

一草食，一肉食，原本應該「仇視、對立」的兩種動物，竟然一方出於「不忍人之心」而伸出「援手」助了另一方「一鼻之力」，並且相安無事的走在一塊，彷彿一家人！

整個畫面所顯現出來的那種溫馨、祥和的氛圍，有如一記重拳，

直擊人心，讓人陷入沉思！

兩千多年前孟子老夫子說過：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看來句中這個「人」字，應該

可以擴大爲「萬物」，「惻隱之心，萬物皆有之。」了！同時也再次印證：

萬物有靈，愛，是可以跨越種類、族群，成爲和平共處的基石。

